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 学刊

藏學學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藏学学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中央民族大学)

霍巍(四川大学)

石硕(四川大学)

沈卫荣(清华大学)

熊文彬(四川大学)

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萧(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藏学学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研究

——“两系六刻”版本特征及时序考

海春生 刘英华

内容摘要：明代皇家在北京设番经厂刻印藏文佛经。清代在番经厂旧址上改建嵩祝寺，不仅继续刊刻藏文佛经，还出版了《四部医典》等藏医论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两种——嵩祝寺版和北京版。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藏有六种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经对此六种版框数据、字体、内文、插图、后记和题款等方面的研究，初步认为此六版中分为两系六刻，一系以西藏甘丹彭措林版为蓝本，初刻于1724-1757年间，共两种。另一系以布达拉宫后版为蓝本，初刻于1756-1759年间，共四种。北京版《四部医典》是中国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藏语区外重要的木刻版，刊刻年代和版本数量仅次于西藏，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版本研究价值。北京版《四部医典》的刊刻，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例证。

为满足蒙古地区佛教信众对藏文佛教经书的需求，明代在北京设立皇家番经厂，刊刻藏文《大藏经》等经典。清代延续了刊刻藏文佛经的事业，不仅出版印刷佛经、高僧文集等，还刊印了藏医药经典。其中，《四部医典》有多个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以

下简称国图)善本部收藏有清代北京版和嵩祝寺版《四部医典》全本¹。旦科《四部医典》(对勘本)记录了北京版(嵩祝寺版)²,并收录了该版的后记,但未提及国图著录的“北京版”。

有关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的刊刻历史,不见于《清史》。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和北京藏医院的学者发表了多篇研究报告。刘英华提到北京番经厂(嵩祝寺)曾刊刻《四部医典》等藏医经书³。罗辉、罗布扎西、登巴达吉等对北京版作了专题研究⁴,介绍了该版起源、存世现状和特征,认为所谓北京版是在承德普宁寺刊刻的。罗布扎西对存世的两种北京版——普宁寺版和嵩祝寺版作了介绍⁵,指出嵩祝寺版中存在一些普宁寺版没有的错别字,并根据该版后记撰写者阿佳洛桑丹贝坚赞(အဗာဇ္ဈာန်နန္ဒရုံ၊ ၁၇၅၆-၁၇၅၉)的生平,将普宁寺版刊刻时间推定在1756-1759年之间。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国图善本部收藏的“北京版”。

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蒙医所”)收藏有不少于六种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其中两种与国图善本部收录的“嵩祝寺版”和“北京版”相同。此外,还有蒙古库伦版等多种仿北京版,以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子沟医科学校复刻的北京版《根本医典》(《四部医典》第一部)一种。本文主要对蒙医所藏清代北京版《四部医典》的版本数据进行公布,对其特征作初步介绍,追溯各版的蓝本、刻版年代,梳理各版的谱系,并探讨其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

一、蒙医所藏六种北京版《四部医典》版本概况

北京版《四部医典》,广义地说是指清代在北京刊印的各种木刻版《四部医典》,狭义地说专指国图善本部收藏的清代北京版。经笔者初步考察,清代在北京刊印的《四部医典》不少于六种。国图善本部收藏的北京版和嵩祝寺版都是北京本地刻印的,是北京版两个版系的代表。根据蒙医所的收藏可知,与“嵩祝寺版”同归一系的还有,嵩祝

1 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文图书目录卡片。

2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前言,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3。

3 刘英华:《北京地区民族医药史浅谈》,载《2010北京民族医药发展论坛论文集》,2010年10月22-24日,北京,2010:37。

4 罗辉、罗布扎西、登巴达吉:《〈四部医典〉北京木刻版的初步介绍》,《中医文献杂志》2017(1):29-31。

5 罗布扎西:《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在首都北京生根发芽——浅谈藏医药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郑堆主编:《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434-443。

寺藏蒙印经院版、未标明出版地点的“普宁寺版”和“仿普宁寺刻版”，这四个版本各部页码相同，版式和内容大同小异，有两种后记相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暂称为“嵩祝系”。国图收藏的“北京版”正文页右侧标有“本中（同‘艸’，即‘草’）”两字，是另一个版本系统，笔者称其为“本草系”。蒙医所藏有两种本草版，第一种（甲）仅存第三、四部，封面有药书字样，称为“药书版”。第二种（乙）为全本，称“本草版”，与国图的“北京版”相同，这两种标有“本中”字样的暂称为“本草系”。蒙医所收藏的上述六种版本，分属嵩祝系和本草系两个版系，笔者称其为“两系六刻”。为称引方便，本文以英文字母指代两系的六种版本：A 代表药书版，B 代表本草版，C 代表嵩祝寺印经院版，D 代表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版，E 代表普宁寺版，F 代表仿普宁寺刻本。

（一）版框数据

本草系 A、B 两版正文内容相同，但版式有别。嵩祝系 C、D、E、F 四版图文相同，版框尺寸略异。各版本版式数据如下：

表一 蒙医所六种北京版《四部医典》版框数据（单位：厘米）

部	本草系			嵩祝系			
	板框	A	B	C	D	E	F
第一部	封题	-	23.8×3.9	-	23.5×3.7	-	23.4×3.8
	内文	-	47.5×6.6	-	47.7×6.5	-	48×7
第二部	封题	-	23×3.7	23×3.5		23×3.1	-
	内文	-	48.3×6.7	48.4×7		48×6.8	-
第三部	封题	26×4.2	20×1.2	-	19.7×1	19.9×1.2	19.8×1.1
	内文	47.8×6.6	48.3×6.8	-	48.5×7.3	49.3×7.1	48.2×7.3
第四部	封题	22×2.8	23.3×3.9	-	23.2×3.7	22.5×3.3	22.6×3.4
	内文	47×6.4-	47.6×6.5	-	48×6.5	47.5×7	49×6.9
	后记	-	47.8×7.1	-	-	-	-

本草版的左边框外还写有汉藏文部标、页码等。这些框外的文字，每页略有差异，无明确的边界，因此未计入以上版框数据中。

(二) 内文叶(页码)

《四部医典》分四部编排，木刻版和手写本都是每部分别编页码，四部间的页码不连续。古代藏文书为活页书，每张(一叶)有一个序号，分正、背面(分别以正面和背面表示)，通常页码标在正面，用藏文数词，背面不标页码或者标注藏文数词、数码。《四部医典》就是交替用数词、数码表示正背面。汉文页码用上、下区分正背面。第一叶正面为封题，背面为正文起始。嵩祝系四版间对应的各部叶码及全书总叶码合计一致。本草系与嵩祝系页码不一致。A版仅存第三、第四部，版式与B版略有差别，但对应的各部页码相同。

嵩祝系中D、E、F三版的第三部医典中都有重复页码，而且都发生在同一处。右侧的汉文页码有两个连续的“一百〇八”⁶，左侧的藏文叶码有两个连续的“୩୯·୪୯·୩୯”或“୫୨”(二百六十一)。自第109叶至第261叶之间，汉文页码的序数均比藏文页码低1位。由此可知，此版系的第三部实有274叶。第四部汉文页码有第30叶，无第31叶，藏文页码无第30叶，有第31叶。因此，应减1叶，第四部实有64叶。C、F版藏文第63页背面，汉文都误标为“下六十二”。

表二 蒙医所六种北京版《四部医典》页码对照

部	本草系		嵩祝系			
	A	B	C	D	E	F
第一部	-	9下		9上		9上
第二部	-	53下	49上		49上	-
第三部	262下	262下		273(274)上	273(274)上	273(274)上
第四部	77下	77下		65(64)上	65(64)上	65(64)上
页码合计	401叶，正文397叶		396叶，正文369叶			

除版本B外，其余各版存书都不完整，A版缺第一、二部，C、D版缺第一、三、四部，E、F缺第二部。综合现存各版，推定他们对应的四部叶码，A、B版四部的叶码依次分别为9、53、262、77；C、D、E、F版四部叶码依次分别为9、49、273、65。

嵩祝系的页码标注方式为：左侧标藏文叶码，正面用藏文数词，如୩୯、୫୨、

6 国图善本部原书中加了纸条，注明汉文“一百〇八”叶重码。

等，背面用藏文数码 ۱、۲、۳ 等；右侧为汉文页码。以第三部医典为例：

表三 蒙医所六种北京版《四部医典》(第三部)页码标注方式

	左框外	左端框内	右端框内
CDEF	正: 背:	正: 背: ສາ ພຣະນະກູດ ສັກສ	正: 背: 一
CDEF	正: 背:	正: ສາ ພຣະນະກູດ ສັກສ 背:	正: 上二 背: 下二
CDEF	正: 背:	正: ສາ ພຣະນະກູດ ຕິວໜັດວຽດ ສັກສ 背: ດຸກ	正: 二百七十二 背: 二百七十二
A	正: 吻 上一 背: 利吻 上二	正: ສາ ສັກສ 背: ສາ ສັກສ	正: 本艸 背: 本艸
B	正: 背:	正: 背: ສາ ພຣະນະກູດ ສັກສ	正: 背: 一
AB	背: 吻 下 二百六十二 完	背: ຕິວໜັດວຽດ ສັກສ	背: 本艸

(三) 插图及图注文字

《四部医典》每部第一叶背面、第二叶正面的左右有插图。第四部末叶左右也有插图。嵩祝系 C、D、E、F 版和本草系 B 版相应位置的插图配文一致，本草系 B 版第四部末叶留有空白图框，无图文。本草系 A 版第三部起首的两页仅有空白的图框，框下文字是抄录自甘丹彭措林版，有较多错误，内容与其他版本不同。

表四 本草系、嵩祝系插图所配文字

部	页码	左图配文	右图配文
一	1 下	ស្ម័គ្រុនាំបានកៈ។ 向释迦牟尼敬礼！ B D F	ខ្លួនសពិត្យក្បាស់បានកៈ។ 向药王敬礼！ B D F
	2 上	អាមេរីក-កែវ-ក្បាស់បានកៈ។ 向智者法王敬礼！ B D F	សម្បូលេស-បានកៈ។ 向宇妥敬礼！ BD F
二	1 下	អង់គេនាំបានកៈ។ 向妙相敬礼！ B C E	អ្ន-សុទ្ធនាំបានកៈ។ 向音韵王敬礼！ B C E
	2 上	៥唵！ B D E F	៥唵！ B D E F
三	1 下	សិលិ-សិល-ិ-សិល-បានកៈ។ 向无垢妙金敬礼！ B D E F 无图有字 A	ឃុ-ឃុ-ឃុ-ឃុ-បានកៈ។ 向无忧尊者敬礼！ E D E F 无图有字 A
	2 上	៥唵！ B D E F 无图有字 A	៥唵！ B D E F 无图有字 A

续表

部	页码	左图配文	右图配文
四	1 下	କ୍ଷଣା-ଶ୍ଵରା-କୃ-ପଞ୍ଜ-ସା-ର-ଶ୍ରୀ । 向法音海敬礼！ B D F 空白无图文 A	ଶର୍ଦ୍ଧର-କତ୍ତିକ-କୃ-ପଞ୍ଜ-ସା-ର-ଶ୍ରୀ । 向现知王敬礼！ B D F 空白无图文 A
	2 上	ଜ୍ଞାନୀ ! B 空白无图文 A	ଜ୍ଞାନୀ ! B 空白无图文 A
	65 上	ଶ୍ରୀ-ହରା-କୃ-ଶ୍ରୀ । 向金刚手敬礼 C F	ଶ୍ରୀ-ମହା-ବ୍ୟାପା-ର-ଶ୍ରୀ । 向金刚伏魔敬礼 C F
	77 下	仅有图框，空白无图文 B 空白无图文 A	仅有图框，空白无图文 B 空白无图文 A

另外，嵩祝系版以布达拉宫后版（ਕੋਨ੍ਤਾਂ ਲਾਂ ਮਨੁਸਕ੍ਰਿਪਟ 即 ਕੋਨ੍ਤਾਂ ਮਨੁਸਕ੍ਰਿਪਟ 雪版）或药王山版⁷为蓝本，但未照录原来的插图和图注文字。嵩祝系版插图仅有 12 幅，即根本部 4 幅，论述部 2 幅，秘诀部 2 幅，后续部 4 幅。从第二部开始，第二叶正面的插图没有人物像，而是将梵文字音ਲਾਤੀਨੀ（原版为兰扎体）大字置于插图框中，共有 6 幅，即论述部 2 幅，秘诀部 2 幅，后续部 2 幅。本草系版以甘丹彭措林版为蓝本，也未照搬布达拉宫版的插图和配文。B 版的插图与嵩祝系大致相同，差别仅在第四部末尾页，只有两个空白的插图框。另外，国图藏北京版（B 版）末尾还有一页图像，蒙医所收藏的版本缺此页。嵩祝系版和本草系 B 版内文中的肖像插图下配有“向某某敬礼！”的文字，梵字画框下无配文。

A版第三部预留的空白图框下配有文字，内容与布达拉宫版一致，但文字、标点符号错讹较多。其第四部则仅有空白图框，没有配注文字。

与嵩祝系和本草系 B 版不同，药王山版《四部医典》未用梵字图样替换人物肖像。药王山版共有 20 幅人物肖像，即根本部 6 幅，论述部 4 幅，秘诀部 4 幅，后续部 6 幅。其插图和配文大多抄录自布达拉宫后版，仅个别图文有差异。

明、清两代出版的木刻版《四部医典》共有二十多种。其中，今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主要有：扎塘版（藏文：བཀྲ་ཤེས་པ་）、冈布版（藏文：དྲོང་པེ་དྲ་）、达丹版（藏文：བླା་ଦାନ୍ତା ପାତା）、洛若版（藏文：ଲୋର୍ଦୁ ପାତା）、宗嘎版（藏文：宗嘎 ପାତା）、甘丹彭措林版（藏文：ଗନ୍ଦାନ୍ତକୁଣ୍ଡଳା ପାତା）、布达拉宫后版（藏文：ବୁଦ୍ଧାଲାହୁମୁଣ୍ଡଳା ପାତା）和药王山版（藏文：ଫୁଗ୍ରାହୁମୁଣ୍ଡଳା ପାତା）等。西藏自治区以外的版本有：四川德格版、青海塔尔寺版、甘肃拉卜楞寺版、北京版、辽宁阜新瑞应寺版，喀尔喀蒙古版，布里亚特蒙古版等等。相关信息参阅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上册前言，及本文表一、表二。

表五 本草系 A、B 版与布达拉宫版插图所配文字对照 (* 附药王山版)

续表

部	页码	左图配文	右图配文
	2 上	<p>শঁ শঁ শঁ শঁ শঁ শঁ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p> <p>ঁ B 空白 A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ক্ষেত্র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ক্ষেত্র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p>	<p>বেশ বেশ বেশ বেশ বেশ বেশ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p> <p>ঁ B 空白 A শঁ শঁ শঁ শঁ শঁ শঁ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p>
	65 上	<p>শুশুরুত্ব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p> <p>শুশুরুত্ব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向金刚手敬礼 B 空白 A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p>	<p>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p> <p>ক্ষেত্র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পূর্ণ শুশুরুত্ব ত্রিদ্বিগুণনামা 向金刚伏魔敬礼 B 空白 A</p>

各版插图的格式和图文内容也不一样。从格式上说，冈布版（1）、普宁寺版 E（2）、德格版（3）、药王山版（4）、本草版 A（5）、布达拉宫版（6、7）、嵩祝寺版 C（8）、本草版 B（9）插图下的文字框文字内容形式有差别（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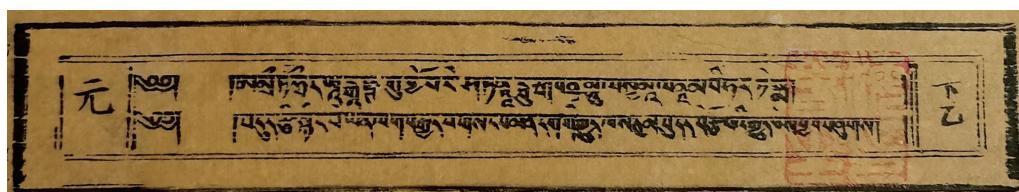
图一 《四部医典》木刻版插图及图注文字对比

1. 2. 单句单行图注；3. 4. 双句单行图注；5. 双句单行缺图；6. 7. 双句双行图注；8. 梵字 ྂ 图无图注；
9. 无图和图注

(四) 封题及部标

从各部封面看藏文题名基本一致。有的版本有梵文题名，梵文字体有乌坚体、兰扎体、乌尔都体等，选用一种或两种。此外，封题页还有藏汉文写的部名和页码等信息。各部封面详情如下列图表所示。

表六 第一部封题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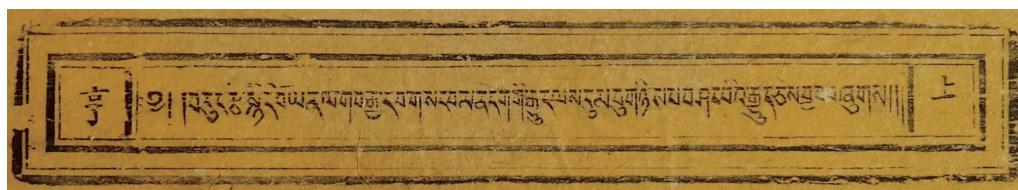


图二 B、D、E 版第一部封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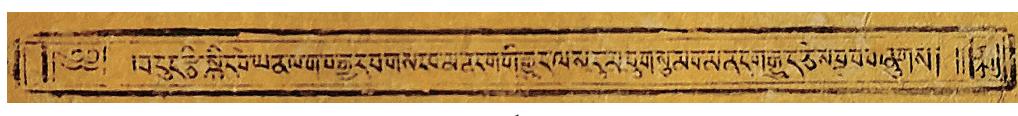
表七 第二部封题信息



图三 C 版第二部封题



图四 B 版第二部封题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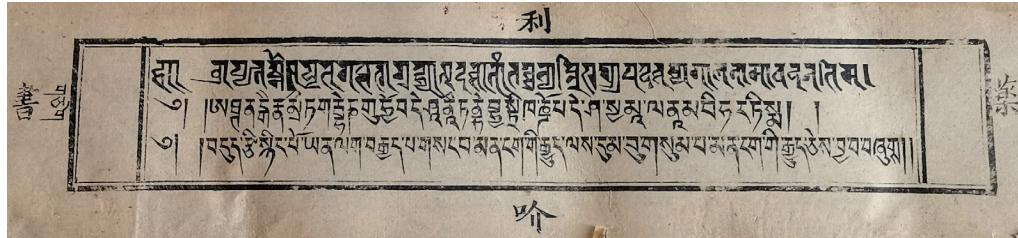
2



3



4



5

图五 第三部封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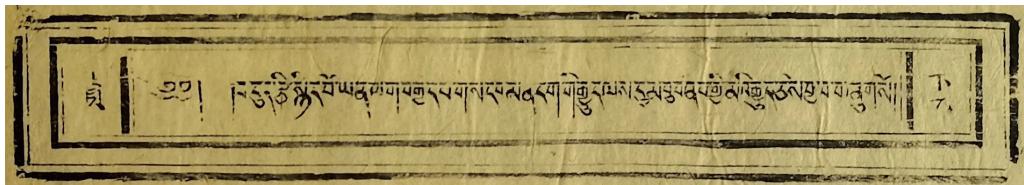
1. B 版; 2. D 版; 3. E 版; 4. F 版; 5. A 版

表八 第三部封题信息

图五：5为A版封题，与其他版本差异最大。首先是有梵文题名，而且先用梵文兰扎体书写，再用藏文乌竖体转写。值得注意的是此梵文题名的写法，与《四部医典》中的不一致。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题名框外四边写有汉字和藏文页码。左边有“药书”，右边有“药”，汉文从右向左读“药书”，上边写“利”，下边写“喻”（对音𠙴），这是用汉藏文分别表示第三部。

表九 第四部题名页信息

注：本草本 B 将 \u03c3 误作 \u03c2 。



图六 E 版第四部封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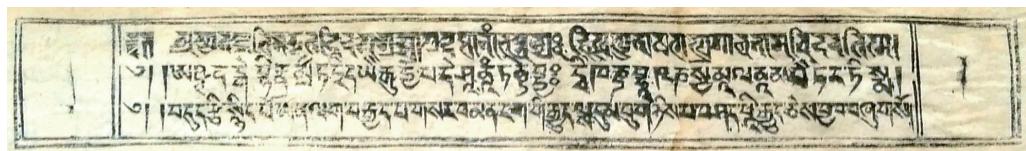
扎塘版《四部医典》封题采用梵藏对照，梵文采用兰扎体。冈布版、布达拉宫后版、本草版 A 和拉萨药王山版各部封题也是梵藏对照，但采用三体合璧的形式。第一行为兰扎体或乌尔都体梵文题名，第二行为藏文乌坚体转写梵文题名，第三行为乌坚体藏

文题名。除了本草版 A 外，北京版封题页都没采用三体合璧形式封题，仅第一部给出梵藏对照题名，字体都是乌宋体。其他三部仅给出藏文题名。从第三部的梵文题名来看，本草版 A 与布达拉宫后版（雪版）一致（图七），显然是以布达拉宫版为蓝本的。



图七 《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暨甘丹彭措林版）第三部封题

与北京本草版 A 类似的封题还见于蒙古仿刻本。如图八所示的封题页有梵藏对照的题名。其梵文写法与 A 版类似，显然是有共同的来源。没有见到蒙古仿刻版的第三部，其第二部梵文题名中的总题写法与 A 版大体相同（图八）。



图八 蒙古仿刻版《四部医典》第二部封题

藏文版四部的部标以藏文字母表 ལྷ ང ཉ ཅ 的四个辅音 ལྷ ང ཉ ཅ 表示。北京版以“元、亨、利、贞”四个汉字对应四部。本草系版还采用音译的方式表示，以“挟、哈、吟、阿”对译 ལྷ ང ཉ ཅ 。这两种表示法可能是为不懂藏文而懂汉文的印刷工人准备的，以免印刷和编排错误。“挟、哈、吟、阿”这种音译的方式便于汉藏族交流。“利 吟 上二”“吟 下二百六十二”，这种页码标于左侧，正面藏文在框内，汉文在框外，如“୧୯୩୪ତିବ୍ରତମା”“贞 阿 上七十二”；背面页码都标于框外，藏文插在汉文之间，如“贞 阿 下七 ୧୩୩୩ ତିବ୍ରତମା 十三”。汉文部名（元亨利贞）有时省略。

北京版《四部医典》主要流通于蒙古族地区，但制版时并没有采用蒙古文标注分部，大概是因为读者都懂藏文。

二、相关问题讨论

(一) 刻版地点和年代

本草系 A 版为雍正至乾隆初年间刻本。是现存六种北京版中年代最早的。理由如下：

⁸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691。

本草版刊刻地点没有记载。笔者推测，是在明番经厂所在地法渊寺内制版。法渊寺是嵩祝寺前身。1711年，章嘉活佛购置法渊寺及附近土地，兴造新寺，后被康熙帝赐名嵩祝寺。

本草系 B 版刻版时间晚于 A 版。两者插图区别较大。本草系 B 版与嵩祝系的插图和注文基本一致。由此推测嵩祝系参考了本草系 B 版。嵩祝系初刻于乾隆年间，晚于本草版的年代。

强巴赤列先生认为，北京嵩祝寺（শিষ্ট-বুদ্ধ-নগু-শি）版等是布达拉版（1662年）的复刻本¹⁰，是第司·桑吉嘉措38岁时即于藏历铁马年（ঙ্গ-স-ক-ছ-শ, 1690年）¹¹校订重刻了布达拉宫版。虽然北京嵩祝寺版具体刊刻时间没有记载，但肯定是在布达拉宫版之后刊刻的。从资助人和后记撰写者生平可以推出大致的刊刻时间（见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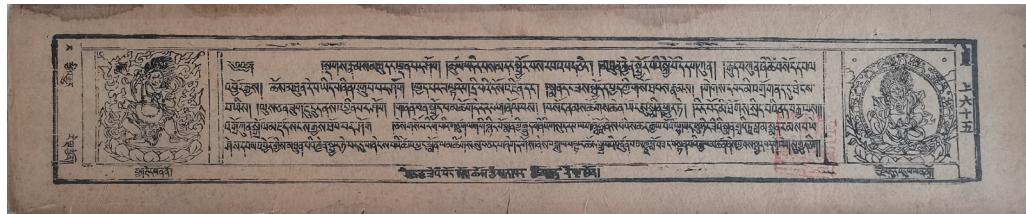
⁹ 黄明信、谢淑婧：《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576-577。

10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99,注1。

11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 2000: 299, 注2。

12 罗布扎西:《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在首都北京生根发芽——浅谈藏医药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载郑堆主编:《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21: 434-443。

13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38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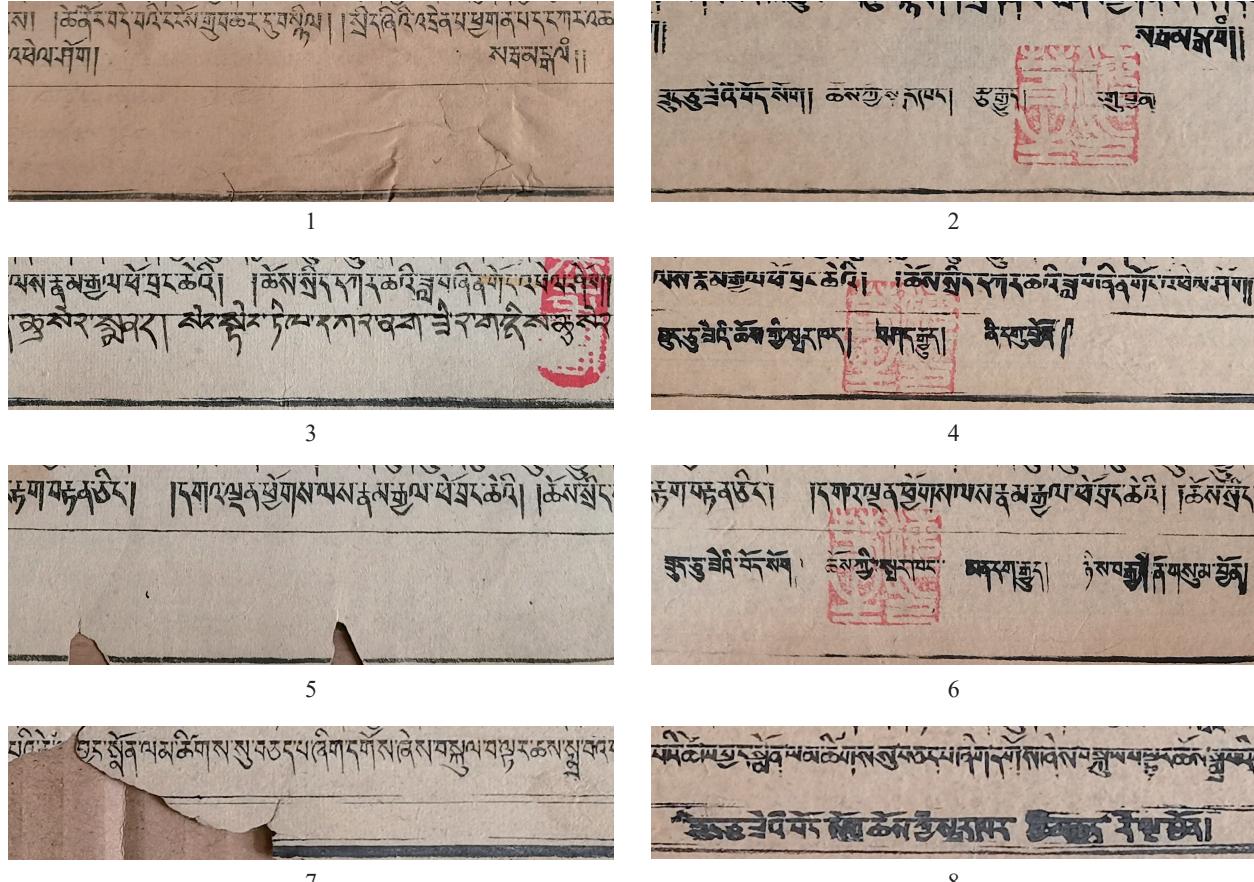
图九 仿普宁寺版《四部医典》第四部后记
1. D 版第四部后记；2. E 版第四部后记

E 版是嵩祝系初刻版，刻于乾隆年间。此版并非刊刻于承德普宁寺，而是刻于北京嵩祝寺。二世章嘉阿旺洛桑曲丹（1642-1714 年）70 岁时在京购置法渊寺及周围地产，建造了一座寺院，康熙帝赐名为嵩祝寺¹⁴。按此记载，1712（康熙五十一年）年嵩祝寺创建。另有说法，嵩祝寺为 1733 年（雍正十一年）建立。寺址原为明代番经厂、汉经厂所在地，番经厂是刊刻藏文经典的出版机构。在此基础上改建的嵩祝寺继续出版藏文经书。中国民族图书馆将嵩祝寺版出版年代推定为雍正十年，是按 1712 年建寺说的。罗布扎西根据 1633 年建寺说，认为嵩祝寺版不可能是雍正十年刻版¹⁵。

嵩祝寺印经院后更名嵩祝寺藏蒙印经院。嵩祝寺版《四部医典》再版时，将“嵩祝寺印经院”“嵩祝寺藏蒙印经院”及部名、末页码嵌入经版。这个再刻版就是国图编目的“嵩祝寺版”。此版的“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等字体与经文明显不同，比较潦草，明显不是原刻内容。另外，为了将这行字嵌入，将原版的分隔线或框线磨去了一部分（图一〇）。

¹⁴ 王弘振主编、执笔：《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132。

¹⁵ 罗布扎西：《古老的藏族传统文化在首都北京生根发芽——浅谈藏医药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载郑堆主编：《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21：434-443。



图一〇 嵩祝系版后记末尾的标注

1. E 版第一部尾页；2. D 版第一部尾页；3. E 版第二部尾页；4. C 版第二部尾页；5. E 版第三部尾页；6. D 版第三部尾页；7. E 版第四部尾页；8. D 版第四部尾页

嵩祝系 C、D 版在各部尾页空白处嵌入出版地点、部名和尾页页码。各部的文字略有差异，有些不规范的写法。第一、三部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嵩祝寺藏蒙，印经院)，误将一句拆分为二。标点用法也不符合藏文规定（句尾 - ර 后空格，不能加 |）。第三部的 ර 后的标点 | 误刻为 “·”（见图一〇：3）。第四部是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嵩祝寺藏蒙印经院)， ර 误作 ර， ර 后漏刻标点 |。这种尾款的版本笔者见到两种（见图一〇：4、5），图一〇：4 似为初刻，图一〇：5 为仿刻。

C 版《四部医典》第二部尾题为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嵩祝寺藏蒙印经院)。旦科对勘本《四部医典》录第二部尾款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གྲྱଣ ཉ (嵩祝寺藏蒙印经院)。这说明嵩祝寺有两



图一一 嵩祝系 C、D 版出版机构名、分部略题和分部尾页页码
 1. D 版; 2. C 版; 3. D 版; 4. D 版

种《四部医典》木刻版，即嵩祝寺印经院版和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版。署嵩祝寺印经院款的这第二部是早期的刻版。其他三部医典，连同旦科所见的版本尾款均为嵩祝寺藏蒙印经院，这一套是更名之后的刻版。在刊印和流通中，出现两套版混搭的情况，在分部印的图书中并非罕见。蒙医所所藏一套嵩祝寺版实际上是两套混配的，第二部是初版，第一、三、四部是复刻版。不过迄今还没见到署名“嵩祝寺印经院”的一、三、四部（图一一）。

16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24。

17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152。

¹⁸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2008：704。

19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355-356、366-367。

法师阿佳洛桑丹贝坚赞撰写的，与对勘本所收录的其他木刻版都不同²⁰。强巴赤列先生认为北京嵩祝寺版是根据布达拉版（1662年）翻刻的。由前三部医典的后记看，嵩祝系《四部医典》似乎是以西藏拉萨药王山后版为蓝本刊刻的。药王山藏医学院建立于1696年。通常所说的药王山版《四部医典》刊刻于1892年，晚于北京嵩祝系版。因此，北京版不可能以药王山版为蓝本。但也有一种说法，药王山版也有前后两版。嵩祝系版的蓝本究竟是布达拉版还是药王山版，尚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北京版品系、初刻年代、刊刻次序为：

本草系版：初刻时间在雍正二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24-1757年）之间，复刻时间待考。

嵩祝系版：初刻时间在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年）之间。C版和E较早，二者孰先孰后待考，C版之后有D版，E版之后有F版。

以上为刻版时间。各版的印刷时间不一，但延续时间较长，有些版本直到清朝灭亡之前还在印刷。

（二）字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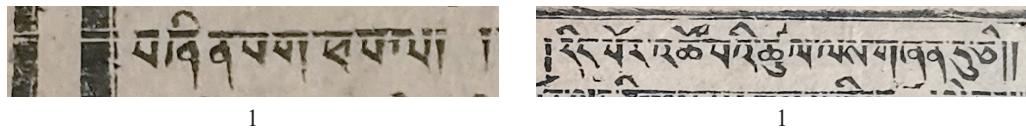
普宁寺版与嵩祝寺版字体形态有明显差异（见下表）。仅以“热河”（热河）一词写法为例：元音符号“”“”的写法明显不同。另外，普宁寺版字迹较细，嵩祝寺版字迹粗，多发生粘连。

表一〇 普宁寺版与嵩祝寺版《四部医典》字体对照

版本	热河	热河	热河
EF			
CD			

嵩祝寺版刻版时，在板面上预先刻划出标定线，刻痕在边框上也留下痕迹（图一二：1）。这刻划出的标定线使得字头的横线与其上下的字划分离，标点符号|和“”也受影响发生断裂（表一〇、图一二）。基字“”写在字头右上方的笔划也被割裂（图一二：2）。

20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380-382。



图一二 嵩祝寺版字划割裂现象 (C 版)

(三) 错讹字

从文字来说，E、F 版比较准确，字迹清晰。嵩祝寺版刻印质量较差，字迹欠清。B 版误刻字最多。显然 B 版是 A 版的仿刻本，由于原版字迹不清楚造成错误。如图一三



图一三 嵩祝系 D、E、F 版和本草系 B、A 版等四版第三部第一页文字对勘

1. D 版第三部首页；2. E 版第三部首页；3. F 版第三部首页；4. B 版第三部首页；5. A 版第三部首页

所示，第1行中的²¹字，B版误作²²；第2行中的²³字，B版误作²⁴；第4行中的²⁵字，B、D版误作²⁶；第5行中的²⁷字，B版误作²⁸。

(四) 字词差异

药书版A版中的字与普宁寺版等四种版本略有差异。以第三部第一页为例，BCEF中的²⁹（贫困）字，在A版中写作³⁰（烦恼），BCEF中的³¹（绕，现在时）字在A版中写作³²（绕，过去、未来时）。A版的这两处拼写法与扎塘、冈布、达丹、甘丹彭措林、洛若和宗嘎版²¹相同。

对勘本中的达丹版（³³）是在达丹妙法寺真实欢喜苑（³⁴）刊刻的。觉囊派大师多罗那他的侄儿衮嘎丹贝坚赞（³⁵）出资制版，著名藏医大师伦丁兑孜久美（³⁶16世纪中叶）整理校对²²。伦丁兑孜久美曾担任多罗那他（觉囊衮嘎宁波）大师的保健医生²³。A版用字与达丹版接近，其第三部结尾手写跋文抄自达丹版，提及多罗那他尊者。这表明，A版以甘丹彭措林版为蓝本，间接受到达丹版影响。

笔者没见到达丹版，不知道达丹版是否也有这样的插图和注文。A版第三部的插图框下注文（图一三：5）与布达拉版一致。

A版中没有出现B版中的误刻，显然本草系A版不是B版的仿刻。

(五) 后记

A版第三部后记（图一四）与甘丹彭措林版²⁴和布达拉宫后版²⁵一样。达丹寺彭措林原为觉囊派寺庙，后改宗格鲁派，更名为甘丹彭措林。据旺堆教授讲，布达拉宫版刻成后存放于布达拉宫东边的甘丹彭措林，因此又被称为甘丹彭措林版²⁶。这两个甘丹彭措林不在一处，只是同名。甘丹彭措版、达丹版都以扎塘版为蓝本。

21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20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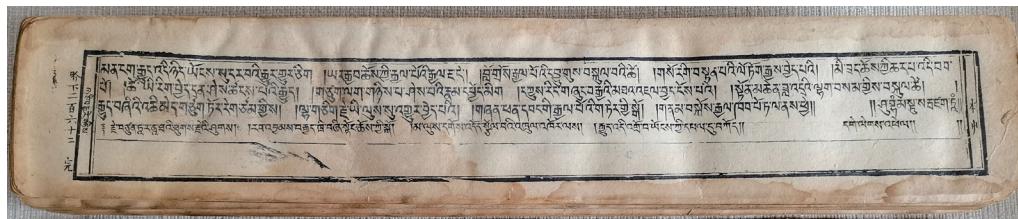
22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前言，2008：2。

23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279。

24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2008：700-701。

25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下册），2008：701-703。

26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15。



图一四 A 版第三部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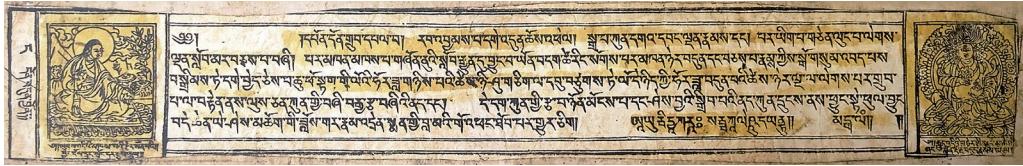
本草系 A 版和 B 版的第四部后记与甘丹彭措林版一致。旦科对勘本所用甘丹版第四部后记尾残，缺第 77 叶²⁷，残缺叶之前的内容与 A、B 版一致。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收藏的甘丹版完整，与本草系 A、B 版的后记一致²⁸。这表明甘丹版为 A、B 版的蓝本。

ଆ। ଦର୍ଶକ[ଦର୍ଶକ]। ଦର୍ଶକୁ ନାମାବଳୀ ଏହିପରିବାଚିତ୍ରରେ ଦର୍ଶକ ହେଉଥିଲା ଅଛି । ଏହାର ନାମାବଳୀ ଏହିପରିବାଚିତ୍ରରେ ଦର୍ଶକ ହେଉଥିଲା ଅ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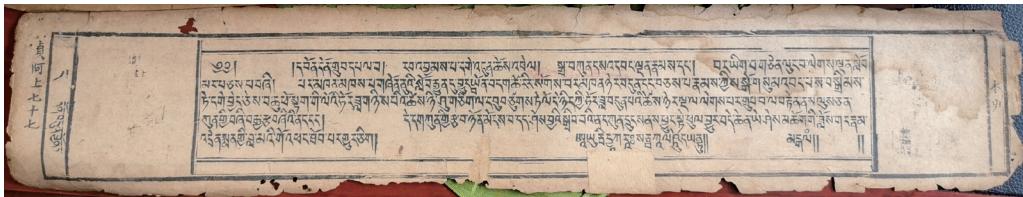
北京本草系 A 版和 B 版也都有第 77 叶正面，正文相同，只是将 *दक्षक* 误作 *दक्षक*。本草版的插图处，也没有配图文字。（见图一五：2）

27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上册），2008：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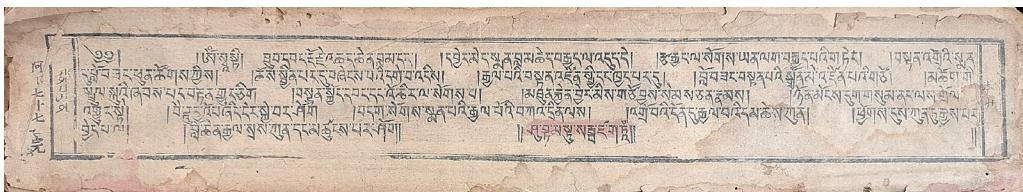
²⁸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历算大典·藏医部分》第4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801。



1



2



3

图一五 甘丹版后续部和 A 版第四部第 77 叶

1. 甘丹版后续部第 77 叶正面；2. A 版第四部第 77 叶正面；3. A 版第四部第 77 叶背面

与甘丹版（见图一五：1）不同的是，北京本草系 A、B 版第 77 叶背面还有文字，这页才是本草版全书的末页（图一五：3）。

这段后记说明，该刻版是由洛桑彭措（**ସ୍ନାମୋଦ୍ସୁର୍କ୍ଷଣ**）施法制版，并以此刻经功德回向，祈愿正法（**ତ୍ରୁତ୍ସମ୍ପଦ୍ରତ୍ତିକାର୍ଯ୍ୟ**）永固，祈愿洛桑丹贝准美（**ସ୍ନାମୋଦ୍ସୁର୍କ୍ଷଣ ଏବା ଶନ୍ତିକାରୀ** 即二世哲布尊丹巴）长久住世。感谢了教法护持者（**ଏକାଶନାଥ**）和金刚（蒙古语 **ଶଙ୍କର**）等资助刻版。虽未言明时间和地点，但是如前所说，应该是在北京，于 1724-1757 年之间刻版。

甘丹彭措林版刊刻于 1662 年。第司·桑吉嘉措主持的布达拉宫后版刊刻于 1690 年²⁹，或藏历木狗年（甲戌 1694 年）³⁰。本草系 A 版文字接近达丹版和甘丹版，后记与甘丹版相同。说明本草系 A 版的文字是以甘丹版为蓝本。其刊刻年代应该在甘丹版之后。

29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298-299。

30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324。

A 版第三部插图下的注文同甘丹版，但本草系 B 版的插图及图下文字与甘丹版不同。因此，尽管 B 版后记与 A 版相同，但 B 版并非直接来自甘丹版或本草系 A 版，其来源待考。

表一一 《四部医典》各木刻版的刻版时间

版本	刻版时间	刻版地点
扎塘版	1546 年 ³¹	西藏山南市扎塘
冈布版	1616 年 ³²	西藏山南市加查县
达丹版	16 世纪末 17 世纪上	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
宗嘎版	?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甘丹彭措林	1662 年 ^{33,34,35}	西藏拉萨市
孜布达拉宫后版	1690 ³⁶ /1694 年 ³⁷	西藏拉萨市
药王山版（一）	1696 年以后（？）	西藏拉萨市
本草系 A	1724-1757 年（雍正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间）	北京（？）
德格版一	1733 年 ³⁸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
嵩祝寺印经院版 C	1756-1759 年间（乾隆年间）	北京东城区
普宁寺版 E	1756-1759 年间（乾隆年间）	北京（？）
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版 D	?	北京东城区
本草版 B	?	北京（？）
药王山版（二）	1892 年 ³⁹	西藏拉萨市
仿普宁寺版 F	?	北京（？）

31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2016：6-7。

32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2016：10-11。

33 旦科主编：《四部医典》（对勘本，上册，藏文），2008：374。

34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296。

35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2016：14-15。

36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298，299 尾注 2。

37 强巴赤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2000：324。

38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2016：18-19。

39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编：《〈雪域藏医疗算大典〉藏医部分总目录》（藏文），2016：22-23。

小结

清代《四部医典》北京版共有两系 6 种。两系是指本草系和嵩祝系。本草系是指每页右方标有汉字“本中”的版本，有 A、B 两种，其中 A 版的封题处标有“药书”。本草系是以甘丹彭措林版为蓝本刊刻的，全文照录了甘丹彭措林版的后记，并就该版刊刻情况作了补充说明。A 为初刻版，刊刻于雍正二年至乾隆二十二年之间（1724-1757 年），距今近 300 年。B 版刊刻时间晚于 A 版，具体时间不详。

嵩祝系是指在北京嵩祝寺刊刻的版本，初刻版是由普宁寺大喇嘛益西班觉资助。嵩祝系版本迄今发现四种，分别为嵩祝寺印经院版（C）、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版（D）、普宁寺（元亨利贞）版（E）及普宁寺仿刻版（F），是以布达拉宫后版（或药王山版）为蓝本刻印的。各版本后记相同，前三部医典全文照录了药王山版的后记，第四部医典后记为新撰，并就该版刻印情况作了说明。其中，C、D 版末尾都标注了出版机构名称。初刻初印于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 年）之间，距今约 260 年。

目前，仅本草系 B 版是四部俱全，其他版本都凑不齐四部。

北京版《四部医典》是国内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藏语区外重要的木刻版，刊刻年代和版本数量仅次于西藏，是重要的医史文献，极具研究价值。

北京版《四部医典》刊刻和印刷是为了满足中国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需求，主要输往蒙古地区，读者多为蒙古学僧。北京雍和宫、承德普宁寺、辽宁瑞应寺等寺庙中的曼巴扎仓，多使用北京版《四部医典》。

从明代番经厂到清代嵩祝寺藏蒙印经院，中央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一脉相承的。章嘉活佛是清朝任命的管理北方佛教的高僧，以嵩祝寺为驻锡地。嵩祝寺印经院、嵩祝寺藏蒙印经院是官方机构，隶属于理藩院。与西藏各地方政府或寺庙刊印的不同，北京版《四部医典》是清中央政府主持刊印的藏医经典，不仅有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北京版《四部医典》的刊刻、印刷和流通，表明清代中央政府承认藏医药，积极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科技交流。

北京版《四部医典》刊印流通近 300 年，惠及中国北方各地及邻国，对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地区医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在蒙古国和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都有留存和使用。

多罗那他转世的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地区影响较大。多罗那他驻锡的达丹寺曾刻印了达丹版《四部医典》，由多罗那他侄子出资、多罗那他保健医生伦丁兑孜久美主持刊刻。蒙古地区僧俗出于对哲布尊丹巴的敬信，对觉囊派的达丹版非常敬重。原觉囊派寺庙达

丹彭措林更名为甘丹彭措林。因本草系北京版以甘丹彭措林版为蓝本，所以受到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偏爱。蒙古库伦版即仿刻本草系北京版。

◆ 海春生 辽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蒙医药文化博物馆）所长、副研究馆员

刘英华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副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特聘研究员